

□济南五中 六十七级十一班 马向荣

母亲是陕西人。她生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,从小过着头顶艳阳,脚踏泥土的劳作日子。

进了大城市,她也只能做些力气活。母亲文化水平不高,她只在土与茅草勉强堆起的破屋子里,捧了三年的书本。

我从小和母亲关系不大好。父亲整日把我锁在家里练琴,家里的收入,主要是母亲在芙蓉街上开店所得。母亲整日与肉油为伍,她出摊时我未醒,她回家时我已睡——我自九岁前,没与母亲说过几句话。

这种冷淡的关系自父亲生病起被打破。到底我还小,到底母亲是个陕西人——那种坚毅的性格,生来便和黄土一起,融在母亲血里。在医院白光灯的照耀下,在救护车那令我胆寒的尖锐啸叫声中,母亲镇定地接下病危通知书,又平静地签下同意开颅手术的单子,然后转身轻轻拥住了茫然失措的,幼小的我。

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母亲甚至是微笑着对我这



# 母亲

么说。但是我感到她嘴角的僵硬,她手指的颤抖,她略带哽咽的声音,和在她眼眶里久久徘徊,迟迟不肯溢出的泪水。

在最困难的时期,直到现在,过去五年。母亲的双手仍坚毅地撑着我们家的天空。我在家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卑微的,我没做出什么贡

献。在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时候,我仍在小学里与班主任斗嘴,顶撞,像愤怒的小兽。这些事令我愧疚,令我羞于启齿,我至今为自己的愚蠢而惭愧。我曾向母亲坦白我的无理取闹,而母亲歉疚地说,这是她的错。

我感到不解。她那时分身乏术,内心被苦痛煎熬,而我闯尽祸事,她为何对我怀有愧疚?后来我渐渐了解她愧疚的原因: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,一个陕西女人,我心中最高大的女人——她操着一口陕西话,文化水平不高,不懂所谓“潮流”,年岁已大,身体时常犯小病。她四十多岁,养育了我和哥哥两个孩子。她身体开始衰退,时不时就会胸闷;她会因为我给她买礼物花了钱而责骂我;她听不懂我时不时兴奋的感叹,却会用她颇有些土气的陕西话同我分享她看见的哪个笑话。纵然她全然不了解我所谓“喜好”,有时确实是古板得令人有些语塞和索然无味,但我爱她,胜过爱世上任何一人,甚至于我自己。

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

## 倡议书接力

今天,一起为环卫工发倡议:由于盛夏高温,很多环卫工人在酷暑中坚持工作,其中还有很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。体谅,我们至少可以:

- ①杂物不乱扔;
- ②嚼过的口香糖,纸巾包起再丢;
- ③拒绝车窗抛物;
- ④开车遇到他们,减速慢行;
- ⑤街边店铺可能的话请允许他们纳凉避暑。

每个城市的文明环境,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创造。

## 社区风采

### 学艺小语:

## 老有所学 乐在其中

我自幼酷爱绘画,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学习。退休后,我的生活从原来的紧张繁忙,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。老伴说:“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?去上老年大学吧!拜个老师系统学习一下。”我便去报了名,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谁知这一试再也难以割舍,一上就是8个年头。老年大学里有学不完的东西,门门课程都是为老年人“量身定做”,迎合了我们老年人的多种需求和喜好。

我上了3年山水班,4年工笔人物花鸟班。由于自己喜欢,所以上课特别认真,回到家又认真整理笔

记,揣摩老师讲的绘画技法,多画多练,陶醉之中,乐此不疲,有时不知不觉就画到了深夜一二点钟。我还大量临摹古人的绘画技法,有不懂的地方,上课向老师请教,和同学互相切磋。我的绘画作品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和同学们的好评,我现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,多次参加老年书画大赛,荣获银奖,优秀奖多次,并获得了老年画家称号。

说实话,我们老年人不图别的,就图个身体好,心情愉快,生活充实,老有所学,老有所乐,快快乐乐度晚年。

(刘传山)

